

姚春树 著

怎样写杂文

文学金钥匙小丛书

怎样写杂文

姚 春 树

海峡文艺出版社

怎样写影视剧本 怎样写文学批评 怎样写报告文学

(闽) 新登字05号

内 容 提 要

从鲁迅那个时代起,杂文一直是我国广大读者最钟爱的一种文学形式。本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杂文的文体特征,杂文家的思维方式和知能结构,杂文写作中的思想和艺术规律,作了全面系统、深入浅出的阐发。所举例证,广取博采,丰富生动,涉及古今中外杂文名篇;作者见解,虚实结合,有的放矢,精辟切实,对杂文写作和杂文鉴赏很有启发。这是一本对广大杂文写作者和爱好者大有裨益的好读物。

怎 样 写 杂 文

——文学金钥匙小丛书

姚春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5.125印张 2插页 115千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80534—514—7

I·414

定价: 2.30元

小 引

作为中国人，不知道鲁迅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人们当然也知道，这位文化伟人逝世时，他遗体上覆盖的白布上写着三个名垂千古的大字：“民族魂”。人们确有理由把鲁迅看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风骨、良心和灵魂。杂文创作是鲁迅毕生事业的核心。鲁迅以他的杂文创作，参与中国现代历史的伟大变革，参与改造和重建中国国民灵魂的浩大工程，他的杂文同时又是我们民族的智慧、幽默和美学创造的最杰出的代表，有着永远不朽的生命力和吸引力。鲁迅逝世后，他的战友和学生继承和发展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使革命现实主义杂文的道路愈走愈宽广了。

现代中国如此，当代又如何呢？身历“十年浩劫”的同志迄今仍然记忆犹新，这场浩劫的序幕是以揭批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揭开的，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舆论班子曾经对邓、吴、廖的革命杂文进行狂轰滥炸式的“大批判”。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邓拓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是批不倒的，迄今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邓拓、吴晗、廖沫沙作为忠诚的共产党人名垂青史，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则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我国当代杂文迎来了百花

怒放、长盛不衰的永驻的春天了。这有许多铁铸的事实为证：从中央权威的《求是》杂志和《人民日报》副刊，到各省、市（地）、县的报刊杂志，以及各条战线的专业性刊物，无不刊登杂文的，读者可以估算得出，在我国，每天杂文的产量约逾千篇以上，此其一；我们曾做过不完全的统计，“五四”之后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三十年中，我国现代杂文结集出版的，约在四百种左右，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十多年，全国各地出版的杂文集子，远远超出四百种，此其二；从一九八四年起，河北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杂文报》，河北和北京联合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杂文理论刊物《杂文界》，河北还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杂文创作刊授学院，招收和培养的学员近万名，这确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新气象，此其三；现在全国各省市都有杂文学会，不时开展杂文创作和杂文理论的联谊研讨活动，这标志着我国现在有一支空前庞大的杂文创作和杂文理论研究队伍。据我们了解，上述情况，在我国的台、港、澳地区也照样存在，此其四；全国高考制度恢复后，每年高考的作文题，几乎都与杂文有关，这引起广大中学语文教师对杂文教学的重视，激发了亿万中学生学习杂文的兴趣，此其五。

以上事实说明，鲁迅杂文传统在我国历史新时期是发扬光大了。新时期的杂文所以能蓬勃兴旺，长盛不衰，拥有亿万读者，究其原因，也是因为新时期的杂文主流（不是全部）同当年鲁迅的杂文一样，积极参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变革，革故鼎新，激浊扬清，匡正时弊，张扬真理，参与我国国民灵魂的改造和重建，同时又能给读者以知识、智慧、趣味之美。记得马克思说过，理论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我国现当代杂文之

鼎盛不同于西方杂文的衰落，是因为它同生活贴切，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读者起移情益智、陶冶性灵的作用，起了别的文学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

这些年来，人们日益重视杂文，重视杂文创作及其艺术规律的研究。这些方面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专著。有鉴于此，我和姚国祥合作撰写这本《怎样写杂文》的小书。我们相信这本薄薄的小书会对读者有所启发。

自然开宗明义得先从什么是杂文，即从杂文的文体特征讲起，重点是讲述杂文创作的艺术规律。理论研究落后于创作实践这是个常规。杂文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杂文创作实践也是今天的现实。关于杂文的诸多问题，我们有自己的看法，谈出来，作为一家之言，谨供参考而已。

目 录

小引	(1)
第一章 杂文的文体特征	(1)
第一节 我们对杂文特质的理解	(1)
第二节 杂文的功利性和审美特性的统一	(7)
第三节 杂文的独特思维方式	(11)
第二章 杂文创作的“理趣”化	(13)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3)
第二节 何谓杂文的“理趣”	(15)
第三节 杂文创作中的“理趣”化	(18)
第三章 杂文创作的“形象”化	(29)
第一节 杂文创作中的人物刻画	(30)
第二节 杂文创作中的生活画面描写	(36)
第三节 杂文创作中的“使事用典”	(41)
第四章 杂文创作的“抒情”化	(47)
第一节 杂文的说实话抒真情	(50)
第二节 杂文创作中的抒情方式	(55)
第三节 杂文的抒情和杂文家的个性	(61)
第五章 杂文的选材、立意和标题	(66)
第一节 杂文的选材	(66)

第二节	杂文的立意·····	(71)
第三节	杂文的标题·····	(83)
第六章	杂文的讽刺和幽默·····	(86)
第一节	杂文式的讽刺·····	(86)
第二节	杂文式的幽默·····	(91)
第三节	杂文中讽刺和幽默的联系与区别·····	(95)
第四节	杂文的讽刺和幽默与杂文家的立场和态度·····	(97)
第七章	杂文的结构·····	(101)
第一节	杂文家的思维特征和杂文的结构·····	(102)
第二节	几种常见杂文体式的结构特点·····	(109)
第三节	思想要深刻, 格式要新颖·····	(121)
第八章	杂文的语言·····	(123)
第一节	哲理性·····	(123)
第二节	形象性·····	(125)
第三节	抒情性·····	(131)
第四节	趣味性·····	(133)
第五节	“杂文味”·····	(135)
第九章	杂文和杂文家·····	(138)
第一节	杂文家既是社会批评家又是促进社会改 革的理想家·····	(139)
第二节	杂文家是“杂家”·····	(145)
第三节	博采众长, 不断创新·····	(151)

第一章 杂文的文体特征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搞杂文创作和研究杂文的，搞清楚杂文文体特征，即其矛盾的特殊性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节 我们对杂文特质的理解

照鲁迅的说法，杂文是古已有之，外已有之的。在中国，“杂文”一词，最早见于范曄《后汉书·文苑传》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杂文》篇；在外国，“杂文”一词，英文是“Miscellany”，法文是“Feuilleton”（瞿秋白译为：“阜利通”），英文Essay中的议论性文章也是杂文。但是作为“杂文”，它的本质属性又是什么？人们的看法就颇多歧异了。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即认定一事物只能有一种本质，而且它又是凝固不变，亘古如斯的。其实事情并非如此。列宁曾摘录黑格尔如下论述：“人的思想从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无穷。”这启示我们：本质是可以多级多向多层面

的；以不同的方法和视角，可以窥见事物的本质；随着认识的深化，事物的本质也会多维多向地显现出来。我以为我们对于杂文的研究也应该如此，即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视角来窥视杂文的本质特性。

最粗略的层面划分，我们可以把杂文划分为广义的杂文和狭义的文学杂文。广义的杂文是无所不包的杂体文。以鲁迅的某些杂文集的编辑而论，其中有根本不带文学色彩的广告、通信、讲话、序跋，有译文，有新诗和旧诗，抒情散文、散文诗、回忆性的记叙散文，还有狭义的文学杂文。总之，各种文体无所不包。狭义的文学杂文，即我们现在一般常说的“杂文”（“杂感”），瞿秋白曾把它界定为“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其实这一说法是不太全面的。傅东华在《为小品文祝福》一文中谈到西方的杂文时，就说西方杂文有“政治杂文”、“宗教杂文”和“科学杂文”三类。其实又岂止这三类呢，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以成为杂文家议论和批评的对象，杂文驰骋于广阔无限的时空。

就狭义的文学杂文而论，又因文学色彩的深浅浓淡，表达方式的差异，似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以议论和批评的方式展开的文学杂文，这是狭义的文学杂文的大多数；另一类是以寓言、故事、笑话、散文诗、小小说，以及对话、短剧、日记、书信等形式来涵蕴议论精魂的文学杂文。从表达方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一点来说，狭义的文学杂文，是相对意义上的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的文学散文。

从杂文（以下说的都是狭义的文学杂文）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质的视角，或者说从艺术社会学、创作美学和接受美学的视角看，杂文的多本质性又是什么呢？

这儿，我们先看一九七九年版《辞海》中“杂文”条目

的文字：

文学体裁之一，散文之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活泼、锋利、隽永为特点，是一种战斗性的文体。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有关社会生活，文化动态，以及政治事变的杂感、杂谈、杂论、随笔都可归入这一类。中国自战国时代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就多有这一类的文章。“五四”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为了斗争的需要，对于有害的事物，揭微显隐，痛下针砭，广泛地运用了杂文，它们有如匕首、投枪刺向敌人，对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坚强的战斗力；在艺术上，感情饱满，形象鲜明，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形成杂文的新传统和新风格。建国以后，革命作家的杂文继承战斗的杂文传统，对有害的事物迅即给以嘲讽或打击，对新生的事物给以热情支持和歌颂，成为新型的文艺性政论。

可以看出，条目力图从杂文的文体特征、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和历史流变等不同视角来揭示其多本质性，其中不乏精当之论，但缺乏对杂文的开阔辩证的理解，其弊在于“偏狭”：

（一）作者把中国从古迄今的杂文界定为“一种战斗性的文体”，并不符合中国杂文史的实际。从古迄今的中国杂文并不都是充满着革命批判战斗精神的，其中有不少是带着闲适趣味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杂文，起着移情益智的审美作用；如果把杂文只界定为“一种战斗性的文体”，其结果必然是众多的非战斗性的杂文作家和杂文名篇将被排除在杂文史之外了。（二）条目把杂文界定为“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

变的文艺性论文”，也嫌“偏狭”。以鲁迅杂文为例，他无疑写了不少这类杂文，但他大量的杂文是对人情世态的评论，对中国国民灵魂的解剖，对社会伦理道德和旧风陋习的针砭，这类杂文同急剧发展的社会事变并无“直接”的关系。鲁迅把杂文的内容概括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揭示了杂文内涵是一个广袤而纵深的世界，比起条目的概括更符合古今杂文史的实际；如果把条目的这种杂文观念用于杂文史研究，其结果也必然是把众多杂文作家和杂文名篇摒于杂文史之外。（三）条目揭示了杂文的抒情性和形象性的艺术特质，这是对的。但是杂文作为一种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文学散文，“含笑谈真理”的理趣性是其精魂，它统摄和制约杂文的抒情性和形象性，优美杂文的根本标志是理趣，是锋利隽永的哲理品格和幽默、讽刺的喜剧特征的统一。因而，只谈杂文的抒情性和形象性，而不谈其理趣性，显然是丢了根本。（四）条目说杂文是“文学体裁之一，是散文之一种”，又说它“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有关社会生活，文化动态，以及政治事变的杂感、杂谈、杂论、随笔都可归入这一类”，意思是不错的，可是由于未加说明，在行文上给人又是“一种”，又是“一类”的自相矛盾的感觉。事实上，在文学散文的庞大族类之中，杂文只是“一种”，但是与此同时，杂文自身又是由杂感、杂论、杂说、杂评、杂（札）记、随笔、日记、书信、序跋、演讲、编者按，以及寓言式、笑话式、故事式、散文诗式、小小说式、对话短剧式、诗话词话式、疏传式、怪论集锦式、打油诗式等的杂文汇成的族类，这众多的文体样式固然都有共同的杂文味，但也不能不承认它们的文体格式是颇不相同的。从这点说，杂文在形式上是一种杂体文。

杂文同文学艺术中的喜剧、相声、讽刺诗和漫画等是姐妹艺术，像法兰西喜剧院的拉丁文题词一样，杂文也常常“以笑来叱正世态”，有着鲜明的幽默、讽刺的喜剧色彩。多数杂文都带有批判性和揭露性的否定特征，杂文作家通过对假恶丑的批判和揭露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因而革命和进步的杂文家既是尖锐的社会批评家，又是热烈关注社会改革的理想家。自然，这也并不排除杂文家有时也用杂文来直接赞美新生和美好的事物。

对于革命和进步的杂文家的那种带有鲜明的否定特征的杂文，一定要有辩证的理解，这是能否正确对待这些杂文家及其杂文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杂文欣赏中的重要问题。

事物否定中有肯定，事物的这种矛盾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关于这点，我国古代思想家王充早有论述。他在《论衡·自纪篇》中认为：“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又说：“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朽。然而辩言必有所屈，通文必有所黜。”黑格尔在《逻辑学》里，把这种事物的矛盾性，把否定与肯定的辩证关系说得更透彻了。他说：“保持肯定的东西于它的否定的东西中，保持前提的内容于结果中，这就是理性认识中的最重要的东西。”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摘引黑格尔的话后指出：“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也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列宁的论述，对我们深刻理解、正确对待包括杂文在内的一切寓肯定于否定之中的幽默和讽刺艺术有着深刻的指

导意义。杂文创作的这种寓肯定于否定之中，通过对假恶丑的否定，来间接肯定真善美，这种艺术的辩证法决定了杂文的含蓄、曲折美，构成了杂文创作的一条重要艺术规律。只有深刻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对待革命和进步的杂文家，欣赏他们创作的杂文的含蓄曲折之美。

生活无限广阔、丰富，历史不断前进，作为文学形式的杂文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在鲁迅那个时代，他的杂文的主要表现形式，确是寓肯定于否定之中的，这是由鲁迅所处的时代决定的。但鲁迅也写过歌颂性杂文的，如《白莽作〈孩儿塔〉序》之赞美殷夫的革命诗歌；他也写过以歌颂、肯定为主的杂文，如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忆韦素园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赞美“心中有理想之光”的破坏者，反对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者，他认为：“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这些话是极其深刻的，在其杂文创作中也有所体现。我们说，杂文、喜剧、相声、漫画的主要表现形态是寓肯定于否定之中，但主要的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上，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就是歌颂抒情为主、揭露讽刺为辅的；丰子恺的不少著名漫画也是如此。这些年来，有些杂文、相声和喜剧小品就是歌颂性和抒情性的，一样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杂文创作中歌颂和暴露，或歌颂中有暴露和暴露中有歌颂，都以议论和批评的对象不同为转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这里最关键的是杂文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如果今天的杂文作者是站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立场，抱着促进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四化”宏图大业的正确态度和良好愿望，则无论他写什么、怎样写都是有益无害的。

由此，我们说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

文；杂文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广阔内容，一般以对假恶丑的批判和揭露来肯定和赞颂真善美，它有时也直接赞美新生和美好的事物；杂文形式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的尽可能统一，一般有较鲜明的幽默、讽刺的喜剧色彩；杂文有着促进社会改革，对读者起移情益智、陶冶性灵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对于杂文的多本质性的初步理解。

第二节 杂文的功利性和审美特性的统一

好的杂文应该是社会功利性和审美特性的尽可能完美的统一。杂文虽然也是议论和批评的，但它同论说文、说明文、小评论等不同；它属于文学艺术范畴。文艺理论讲文艺的社会功能，强调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三者的结合和统一，杂文也是一样的。我们这儿所说的杂文的社会功利性和审美特性的统一，同上述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的统一，实际上是一个意思。自然这三种作用的统一，在众多的文学艺术门类中其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杂文式的统一就统一在广泛、锋利而带审美性质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上。照鲁迅的说法，批评应该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批评是有褒有贬的，是褒和贬的统一。

鲁迅在《两地书》里对许广平说：

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

话，继续撕去社会的假面。

这里鲁迅所说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就是指杂文创作，在他看来杂文最便于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促进社会进步改革的有力武器。正是基于促进和推动中国社会改革，改造和重建中国国民的灵魂这一社会功利目的，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前后，他的创作中心发生了以小说创作为中心到以杂文创作为中心的重大变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鲁迅说：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鲁迅说的“小品文”是指以杂文为主的文学散文。在这里他既谈到了杂文作为“匕首”和“投枪”的社会战斗性，又强调了它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的审美特性。

片面强调杂文的社会功利性而忽视杂文的审美特性，或者鼓吹“淡化政治”，忽视杂文的社会功利性，片面追求杂文的“纯审美”特性，都是形而上学，都不利于杂文创作的健康发展。因为，前者会导致杂文混同于论说文、说明文和小评论；后者则更复杂了：一、所谓“淡化政治”，会导致脱离政治的倾向，会导致杂文创作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而且所谓“淡化政治”的鼓吹者，他们所说的“淡化政治”不过是一种幌子，他们实际上是不满意于现存的“政治”，要

搞另一种不便直说的“政治”，在实质上，“淡化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一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的换一种说法。

二、在实际上，离开社会功利的“纯审美”特性是不存在的。但是这种主张或误解，则有可能导致杂文家忽视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杂文创作要做到杂文的社会功利性和杂文的审美特性的完美统一，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只有那些像鲁迅那样的既是大思想家又是大文学家的第一流的杂文大师才能登上这样的峰顶，多数情况是思想和艺术存在着不平衡状态：要嘛是思想性强艺术性弱，要嘛是艺术性强思想性弱。

下面我们且看鲁迅杂文里的几个片段（全文引录太占篇幅）：

（1）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的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种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2）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于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因此也更远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